

温暖的怀念

□詹梅

12岁那年，我到离家20多公里的初中上学。20多公里的路程，现在看起来，似乎是一脚油门的事，但那时的公路交通远没有现在发达——车少、路也不好。平时在学校住宿，每到周末就特别想回家。可是，回家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记得那是12月的一个周六。放学时，天色已晚，不过，我还是幸运地等到了末班车。汽车像一只摸索着爬行的蜗牛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。当它终于停靠在跃进街头时，天地已经完全笼罩在夜幕中，家还在4公里山路外。

空无一人的小镇街头，出奇的安静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，都已经歇息了吧。只有路灯昏黄的光，给大地增添一点暖意。瑟瑟冷风中，无边无际的夜色，放大了我的恐惧。我想哭，但没有哭出声。

壮着胆，走上那条两边都是树林的山路。高高低低的树木上空，有几颗寥落的星星，在遥远的天际，对我眨着神秘的冷眼。枯焦的梧桐树叶，在树梢簌簌有声，单调而凄人，像一群多嘴的人，不怀好意地在那里指指点点、叽叽喳喳。空旷幽暗的山路上，似乎到处都是陷阱，处处都有妖怪在虎视眈眈：以乳为眼，以脐为嘴的刑天，正对着我张牙舞爪；九头蛇的巨口，正要水火齐发；还有那能变作人形的怪物，身形像猫，披散着长发，好像正蹑手蹑脚地向我走来，而且似乎听到“喵呜”的叫声了……

越想越害怕，我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。我一边哭一边跑，似乎有天大的委屈——其实只是想制造一点点声音，给自己壮胆。

慌乱中，我跌倒了。“怎么啦，孩子？”一个苍老的声音，从不远处传来。“莫不是妖怪出现了？莫不是……”我伏在地上不敢出声。踢踢踏踏的脚步声，缓慢、有力，响彻我的耳畔。

“一定是那身形像猫的妖怪，变作人形来吃我了！”我害怕得忘记了哭。

“爷爷，她怎么了？”又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。难道不是妖怪？我慢慢抬起头来，发现一老一少站在我的身旁。那孩子与我一般大小，老人背了一个大背篓。

“我要回家，我很害怕，路上有妖怪……”老人扶起了我，得知我的爷爷是詹医生后，他温和地安慰我，莫害怕，我曾找詹老师看过病，可以送你回去。

寂静的山路上，我们经过了许多岔路口，看见了远处黑黝黝的大树剪影，听见了人家房前屋后虚张声势的狗叫，还有空寂山路上脚步的回响。借着微弱的星光，那崎岖的山路，因为有他们的陪伴，我再没有一丝害怕。

老人原打算把我送到大石桥（离爷爷家很近的一座桥），又不放心。直到将我送到爷爷家门外，听见爷爷的应答后，他们才慢慢地往回走——他们的家，早已经走过了。待爷爷出来，那一老一少已经走出了很远。爷爷连声说：“这么晚了，应该留他们在这里歇一宿嘛！”

30多年过去了，那没有月亮、只有寥落的几颗星星的夜晚，那无边的夜色和无端的恐惧，那一老一少的友善行为，在我反刍式的回想中，始终都是那么明晰。虽然，夜色中，我不曾看清他们的面容，也不知道他们家住哪里，甚至连他们的姓名都不曾打听，但是，他们的善良与淳朴、热心与真诚、质朴与友善，却一直铭记在我心里。

现在，我的爷爷早已故去，那好心的爷孙俩还好吗？每当想起这件小事，我的心里就会充满怀念，充盈着温暖和感激。

散文

年末，致远方的友人

□何一东

年末辞旧迎新之际，其实已写过若干感悟。但每逢一年的最后一月，总会心潮起伏。

与年龄相近或大一些的朋友聚会，大家对一年将尽感同身受。几杯酒下肚，微醺之际，不约而同，往事的画面争先恐后浮现，一个个“我当年如何如何”“那时候怎样怎样”的故事精彩呈现，不一而足。

夜深人静时，独坐家中，听歌、冥想。那些旋律优美的老歌愈听愈亲切，愈听愈有几分怅然。在歌声中，许多往事许多人，都出现在脑海。他们还好吗？如今怎么样？点开电脑中的文件夹，多年前保存的友人相片，一下照亮了屏幕。一张张放大细看，乌黑的发，明亮的眼，漂亮的脸，都那么生动鲜活。还有一些留言，读来也是情深意长，满满的感动。

一位署名“诗意”的好友写道：“很久了，不写情绪的东西。盖因经历春夏，一入暮秋，人心便已筑起厚厚的痂，既是‘保护’，也是‘拒绝’。早已不再看《蓝色生死恋》，也不大相信一棵树至死坚守的‘传说’。倒是在阳光明媚的周末午后，会静静地斜依在阳台的躺椅里，听风吟，看鸟飞，一颗心如蓝天、白云一般，优哉游哉。看书、弹琴、写字，什么都做，也什么都不做，是真正的‘现世安稳，岁月静好’。”

“有时候，也是不大相信的，一颗炽热的心，怎么就‘天高云淡’了？后来，我张开五指，发现：彼时，我在爱中，我的手因为紧紧握着爱人的手而弯曲。我所有的热情和心思，都只在这一个人的身上。那时，我的世界，是一个人的世界。现在，我的手是伸展的，好像什么也没有握住，但我却握着整个世界……生活到了极致处，怕就是这般的安稳、静好吧。”

“五指伸展，谁的手再伸过来，这便是‘遇见’。时光不饶人，日历一页页翻过，生活中的人，继续生活；跋涉中的人，继续跋涉。但我有点走不动了，也打算不再走了。我就停在原地，守着自己的三分薄地，春种秋收。我以为，我再不会遇见任何人了，我也是死了心的，不再去希望，长长久久，在思想的路上能有个人一路同行。可是，我还是遇见了他，那个被我称作东哥的人。”

“人们常说：素未谋面，神交已久。这句话，指的就是东哥和我。和东哥的相识，缘于文字，彼此共同的爱好。我们加了QQ，有了更多的交流，彼此都是那种毫不设防的人，所以谈话很轻松很愉快。他说：怎么就一见如故呢？我笑：谁知道呢？不期而遇，怕是早安排好了的吧。有首歌叫《遇见你你是我的缘》，除了爱情，友情也当是如此……”

交往了一段时间，我和诗意更加熟悉了解。她属于外貌秀丽、内涵丰富、有点传统的女子。她的文章，细腻生动，字里行间，真情流露、灵气逼人。她在另一次留言里写道：“孙燕姿唱：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。东哥，我想说：谢谢你！谢谢这一场春天的相遇。长久以来，都觉得遇见你，就如同遇见喜悦……真心祝福东哥：安康、幸福！永远开心快乐！”

人生路上，如果你是一位有心人，就会有若干次相遇、相知。即使很短暂，也会绽放灿烂，给双方留下永远难忘美好的回忆。

还有一些相识数年乃至十余年的朋友，分散在省内外各地，虽然只见过一面，但彼此也在微信、QQ关心问候。即使有的问候不太勤，但感觉对方总在身边。前几天，一位认识两年多仅见过两次面的外地好友，寄来两册精美的2022年日历，细致讲究的设计、选材和工艺，我非常喜欢。其中一本日历，绿色的封面上印着两行白色的字体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”，很有诗情画意。

我知道，岁月在春夏秋冬的装扮下，一天天无情蚕食着我们的人生，谁也无法阻挡。我也知道，未来同样有离愁别恨，但这又有何妨？我拥有过友情的真挚，品尝过爱情的甜蜜，也会心存感激与知足了。

又是年末，远方的友人，你们还好吗？

老人与根

□王善华

阳光暖得像春阳。在宝云寺脚下的林间小路上，我被一位九旬老太紧紧攥住手，做了她大约半小时的拐杖。

阳光很暖，但她的手冰凉。我在一截铺满松针和阳光的路上来回跑了四趟，但她站久了身体就不太稳，手里的拐杖不够用，还得攥着我的手，抑或攀着我的肩。

我第一次沿坡跑下去时，她正拄拐站在路的尽头。我在路口张望，她轻飘飘移过来，一身朱红衣裳，仿佛一枚风干的红叶。为防被风卷走，她顺势攀住了我的肩膀。我不忍心拨去她的手，索性站在阳光里陪她说话。

她像一个终于找到玩伴的开心小孩，话匣子如竹筒倒豆子般打开了。她攥着我的手，指着旁边的农家说，要搬家了，公路都修到屋跟前了。但我不管，我90多岁了。为啥我手这么冷呢？因为我属蛇呀！我娘家在北门沟，我有两个儿子、两个女儿，这里是儿子的家，二儿子住东台坝。大女儿嫁在韩家湾，二女儿在范家梁。

她说的北门沟那个小地名，我竟未曾听说。她说她属蛇，我帮她算了一下，她今年92岁，虚岁93岁。我突然有些恍惚，这是跟我祖母上下的年纪呀！

当年我背上行囊外出求学时，父亲因怕祖母临别抛泪，没有领我前去告别。结果我们早上离家，祖母夜里就倒在家里新收的谷堆旁。倒下前，她一边帮母亲摇着风车，一边念叨着说她见不到我了。

这些年，我总不免会想，要是祖母还活着，会是什么样？现在我知道了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如风干的红叶，苍凉又温暖，安静又絮叨。

幼时，每逢小叔小姑们不在家，我总会被父亲派去老宅陪祖母。祖母养猫也养狗，偏偏我又爱极了小动物。猫永远是高冷疏离的，它黏你可以，但你不能黏它。多少次我曾试图抱着它们睡觉，都被它们“喵”的一声挣脱，惹急了还用尖尖的爪子抓我。小狗倒是让抱的，但大人们断不会同意我抱它们上床。

被猫拒绝的沮丧和失落，祖母用她长满老茧的双手替我熨帖抚慰。许是白天玩累了出汗，夜里睡前总觉得背痒痒的。被祖母摩挲着后背，我渐渐合上双眼，在昏黄的灯帐里甜甜睡过去。

祖母的手还有一大妙用，会做各式美食填饱我的胃，熨帖我的心。摘了新鲜的黄花、豆角、黄瓜和辣椒腌在泡菜坛里，帮我烧竹甲虫、螃蟹腿，为我蒸揣了红的面斑鸠、绿油油的荞面馍馍，折了野百合、南瓜花给我炕馍，在桃红色的石白里用新收的糯米捣制糍粑，外面裹上用南瓜籽、芝麻、黄豆炒制的粉末，做成香喷喷的糯米团子。

更绝的是，她似乎永远备了肥肠给我做放学后的那顿加餐。我放学归家，放下书包就掀锅盖。如果家里没吃食，扔了锅盖就直奔祖母家去。隔着几方水田，她远远望见我去了，就转身进了厨房。

等我跨过堂屋的门槛，柴禾燃烧的烟火气和煎炒的香气便次第传来。她煎了肥肠炒上酸菜，加少许米和小红豆做成热腾腾的玉米粥，再佐以生姜、辣酱和新鲜蒜苗，粗中有细，香中带辣，至今令我回味无穷、满口生津。

我在阳光下咽了咽口水。老人又开始新一轮复读机式的絮叨，“我有两个儿子、两个女儿……”看来，儿女才是她常念的经。我捏了捏她的手，提议搬把椅子过来让她坐着晒太阳，她摇头说不用。

看这情形，我恐怕一时半会儿脱不了身，遂指向身后的道路说：“现在阳光甚好，你可以沿着这条路走走，我在这儿来回跑，有我看着你。”“行啊，你的手多暖和！我走走，看手能不这么冷不。”

我在阳光和落叶铺就的路面上来回跑了三圈后，她借助拐杖的支撑和冬阳的抚慰，也走到了两三百米处的邻居家路口。我远远看着，她竟然继续往下走去。看来她还打算去找人拉家常，并不急着打道回府。

这样，我倒可以安心归去了。沐着冬阳，我踩着落叶的簌簌声，信步下山而去。